

新年日历

刘澄晏/银川

寒潮过后,城市的天空又恢复了碧蓝与空寂。留守西北的灰雀也贪恋午后片刻的暖阳,在楼前的空地上跳跃。

快递员送来了包裹,精致的盒子里,新年的日历安静地伏在其中。

信息时代,我仍坚持使用纸质日历,每日偷闲,在灯下用点滴的笔触写下絮絮叨叨的念想与欢喜。待腊尽春回,水流花谢,一年时光倏然而过,又在年末的某个夜晚,就着袅袅茶香翻阅留在日历中的寥寥记录,回味过往的一年。仿佛在这一刻,平淡的生活有了斑斓的光,我总期待用这小小的“伎俩”,“骗取”时光在那薄薄的册子里留下些许蛛丝马迹。

小时候最喜欢在爷爷家昏暗的储藏间里翻阅一箱箱的旧书和一沓沓往期的日历。我藏身其中,悄悄地翻开一本本旧年的记忆,像一个进入时间的探险者,去窥视那些我不曾参与的时光:老友来访,收拾菜地,孙女获奖,儿子购房……不觉日影西斜,傍晚的阳光透过窗棂,斑斑驳驳地洒在储藏间昏黄的墙上,尘埃在光束里热烈起舞。奶奶拖长了音调悠扬地喊着:“澄晏,吃饭啦!”我笑着从储藏间探出脑袋,促狭地打趣:“秀兰,买二斤驴肉,斟上好酒。”爷爷笑骂:“贫嘴薄舌”,然后,各种肉在我的碗里堆成了小山。

……

天渐渐暗下来,远处的电厂吐出一瀑白色的水汽。水汽凝练,犹如一条洗去色彩的虹,被余晖染上了一道金边,映着彤红的夕阳,与归巢的老鸽子作别。我心下一动,抬起笔学着爷爷的样子,在日历上写下一行字:今日收到新春礼物,看到一只鸽子飞过夕阳,甚喜。

进城的老人

马晓忠/隆德

小区里一幢一幢的高楼相互对峙,像两面竖起来的巨型镜子,宽大的落地窗玻璃反射出耀眼的光束,从早晨一直持续到太阳偏西。这样的情景,只有那些在小区里闲坐打盹的老人才能完整地捕捉到。

小区里一多半是因为子女就业、孙辈上学,舍弃了乡下老屋进城的老人。

一部分身体尚健的老人穿上了保安服,手里提着扳手等工具,穿梭于小区每个角落。他们随时要处理业主家水管破裂、管道井故障等问题。

一部分老人成了和事佬,帮助社区调解邻里纠纷。有邻里之间因为楼梯口堆放杂物而争执不休,也有楼下嫌楼上太吵影响老人休息而火冒三丈。唉,实不相瞒,一些看起来琐碎的事,处理起来远比想象的棘手、复杂。

一部分老人沿袭农村晒太阳的习惯。在农村,他们会聚集在村里某个向阳的土台子上,晒晒太阳或者拉拉家常。回家后,也不收拾屁股后面的尘土,进屋后鞋也不脱直接上炕。城里却不一样,到处都是绿化带和硬化路面,老人们出门得拎一把折叠小板凳。

最奇怪的是一位揣着收音机在小区里转悠的老人。他耳朵背,往往你喊一句,他应一句,答非所问,慢慢地就没人和他聊天了。于是他只好与巴掌大的收音机做伴。收音机音量调到最大,别人很厌恶,老远躲着他。老人爱听秦腔,隔段时间就去手机店更新一下内存卡。有人故意问,你啥都听不见,下载秦腔有啥用?偏偏这句老人听到了,强硬地回应:“我爱听么,你管得着吗!”

老人其实是秦腔剧团的演员,声音深厚低沉,自带韵律和节拍。“事急了才知把佛抱……”杨彦景的经典唱段老人张嘴就来。他有时也扯开嗓子吼秦腔,身边会围拢一些老戏迷。但最终因记不住太多词儿,往往半途而废,人们“轰”的一声笑,匆匆离开了,只留下老人孤单落寞的身影。



AI制图

童年的锅锅灶

马怀翠/吴忠

一提到烧锅锅灶,那股混合着泥土芳香、枯枝燃烧以及土豆焦香的童年气息就会扑面而来。

小时候,家里养了一群羊,大人们忙的时候会安排我去放羊,而我一定会和同村放羊的伙伴结伴而行。我们去最多的地方,就是村子对面的南山。

对于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孩子来说,无论在什么季节放羊,烧锅锅灶都是最接地气、最标配的娱乐活动。我们把羊群赶上山,等它们低头吃草、状态稳定后,便开始准备烧锅锅灶。

首先,我们会选择合适的位置挖个小坑,再在坑的侧面开个灶口,然后在小坑上面用大小不一的土块小心翼翼地垒高封顶。全过程必须技术精湛,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半途塌陷的情况。为了能够圆满成功,伙伴们会齐心协力,不厌其烦,一次又一次返工重垒。

锅锅灶垒好后,我们将捡来的干草枯枝塞进灶口,火柴一划,火苗就“噼里啪啦”蹿了起来。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然而高兴得太早,土块缝隙里冲出来的黑烟把我们熏得睁不开眼。我们只能用带土的手揉揉眼睛,继续关注火势。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羊群,时不时要关注它们的动态,要是哪只调皮的羊悄悄溜出了羊群,伙伴们就会远程操控一番:捡起一块土坷垃,吆喝并吓唬着将其赶回队伍。

火候烧到位时,垒在上面的土块会变得黑红相间。我们明白,到埋土豆的时候了。我们把事先带来的土豆丢进坑里,然后一脚踹塌那些烧红的土块,再在上面盖上几锹土,拍打得严严实实。最后,大家在一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嬉笑声中开始耐心等待。

那时也没有钟表,全靠经验。经验老到的人凭着灶里散发出的气味判断土豆是否熟了。只听有人喊“洋芋熟了”,伙伴们便围上去,争先恐后地将盖在上面的土挖开,再用树枝扒拉着把土块与土豆分离,滚出来的土豆外皮焦黑,掰开却是瓢沙软糯、金黄喷香。我们边吃边吹气,两手沾满了黑灰,嘴角也沾着渣,别提有多美气了。此时,远处的羊群会抬起头看我们,似乎在说:“哦,你们也在吃草啊!”

夕阳已经把山坡染成了金驼色,山下的村民带着农具收工回家了。是啊,我们也该赶羊下山啦!于是,大家赶紧踢散火堆,将其彻底熄灭,赶着聚拢成群的羊群,与落日一起慢慢下山。

锅锅灶里的土豆味儿,胜过如今许多山珍海味,成为我一生无法复制的美味。